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三

廬州府志

水利

楊循吉曰合肥前莫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



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西皆山尤多美田水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滨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兼平行

故有塘廬江有山東滨湖而平田居其七八故有塘有

堰有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雖多

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

所出故多圩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

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巢西滨湖東通大江多

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相望然當隴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不足旱則耕農先憂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藝若山谷所生果藥蜜漆之類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之益多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楊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巡簡司下距河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原設土橋泥汜與龍河三

巡檢司官兵巡緝近年江洋多事萬歷元年操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充封建議題請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無為州同知移任泥汜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市防守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化魚口宋家灣對十里為楊林州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葦叢生乃盜賊淵藪泥汜河巡簡司上自鯉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乃廬江船隻往來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家灣起下至與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

太守盧藩廬江四辨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于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
 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于禹貢與山海經故
 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
 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蠻云三天子鄣山在
 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淞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之
 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蠡縣西是也
 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
 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
 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

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
 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庚子
 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廬戎之
 地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即誤以中廬
 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悞按漢志諸侯王年
 表北界淮瀕界廬衡為淮南顏志云廬衡乃二山名也
 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
 屬廬江郡十四城有舒尋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
 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
 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

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于山上
世稱蘆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而廬為明山為西
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
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潯陽
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予故
曰事必法古名地必求于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
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
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潯江出三天子都在其
東地理志云潯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潯

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潯嶺潯水寔出
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三陽者皆西流滙
于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
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
南北哉求于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
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于何時咸謂有廬以泔振廩同食因以
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與廬戎兩軍
之杜志云廬亦為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

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是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
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注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
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澁楚
西境也使廬戡黎侵庸戡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
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次廬村顏志云隋室諱忠
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江陵由郢而伐西
北密迩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此非
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
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
滅于楚已滅而滅孫辰嘆曰卑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
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莖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

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与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

鷄鳴山北流二十里分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

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陵西投于

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

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

其源寔同而所流寔異也故皆曰肥合二州國記皆不

見夏水與父城愚觀其為夏與合肥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夏云與合肥者亦應史氏之失也

右辨合肥

按國記今冶父山在庐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城同食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于城豈囚于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寔有鉄冶乃作教告縣

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辨冶父山

高誨地理辨

馬氏輿地考庐為古庐子國予疑其治當在今庐江或無為而今之府城是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庐江九江二郡按庐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襄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邊江及江南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遒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庐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使合肥即為郡治則當屬庐江而不當屬九江暨

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南肥執南蛮校尉桑垣迁其百姓而還則郡縣之守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于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泉庐江舒城觀今日所屬則隋唐遺制也

王萬年庐江地理辨

庐江漢應劭以為古庐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庐亦非所謂匡庐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庐州當之但知今之庐而不知古之庐也郡人高誨氏辨其當

古之庐在此乎

在庐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為庐江屬縣隋始并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為一本庐下有江字無平字

在此乎然庐江于漢晉

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庐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尔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為

淮南豈有倚鄆之縣而分屬他郡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南肥執南蛮校尉桑坦迂其百姓而還則郡縣之守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州則移郡治于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巢廬江舒城觀今日所屬則隋唐遺制也

王萬年廬江地理辨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辨其當

廬江

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為廬江屬縣隋始并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為巢縣城口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于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尔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為

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始在瀟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于合肥乃并省瀟龍舒城地今置縣而仍以廬江為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隆二年修縣治碑于土中祝况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為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云何蓋攷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瀟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

可想也一瀟志以瀟城古跡在廬江南三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瀟川又為邑名則瀟之併在廬江並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濠隍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亦曰有天柱山瀟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瀟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今不合而况于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瀟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為懷清縣清朝玉照二鄉宋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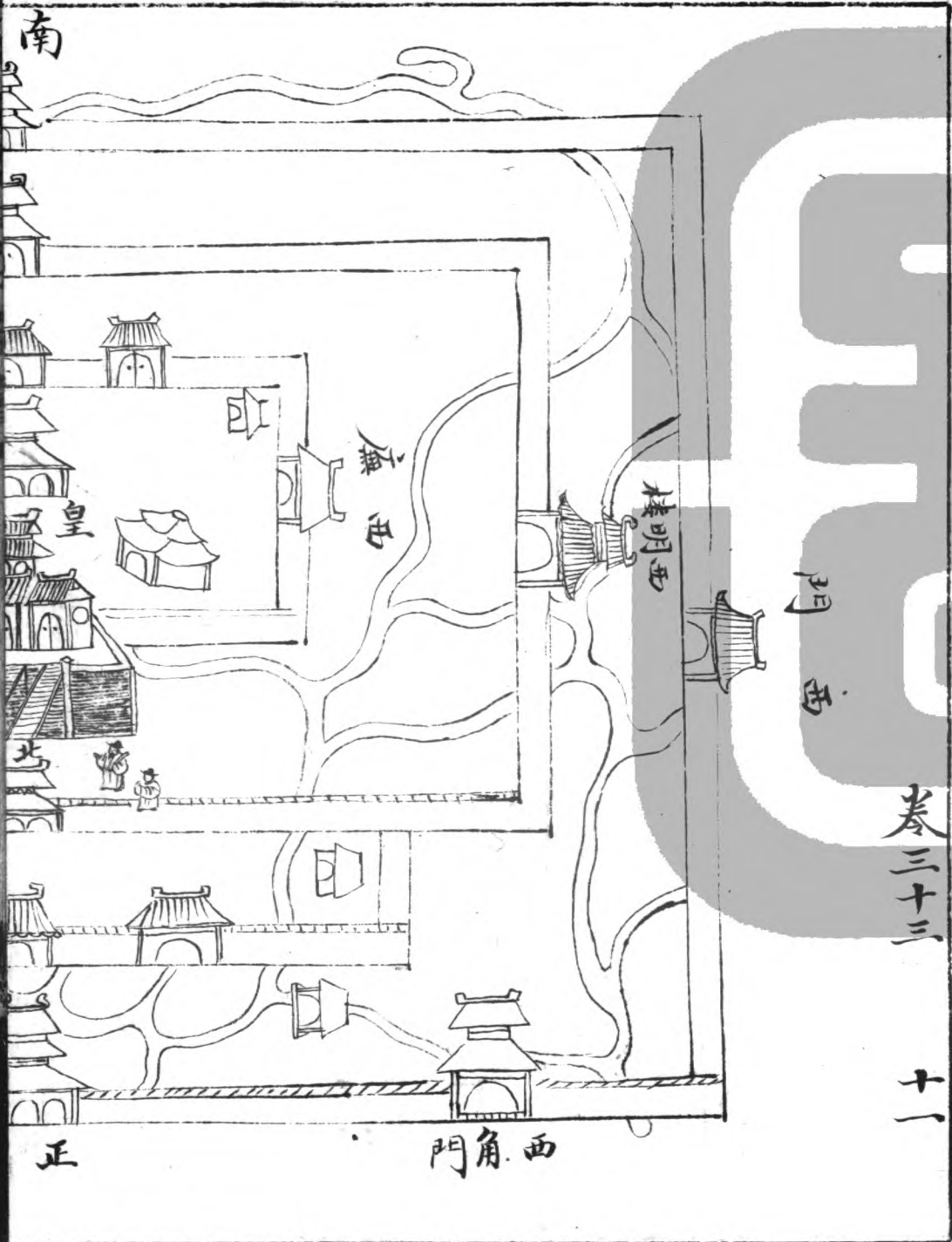
始祈置縣

以祈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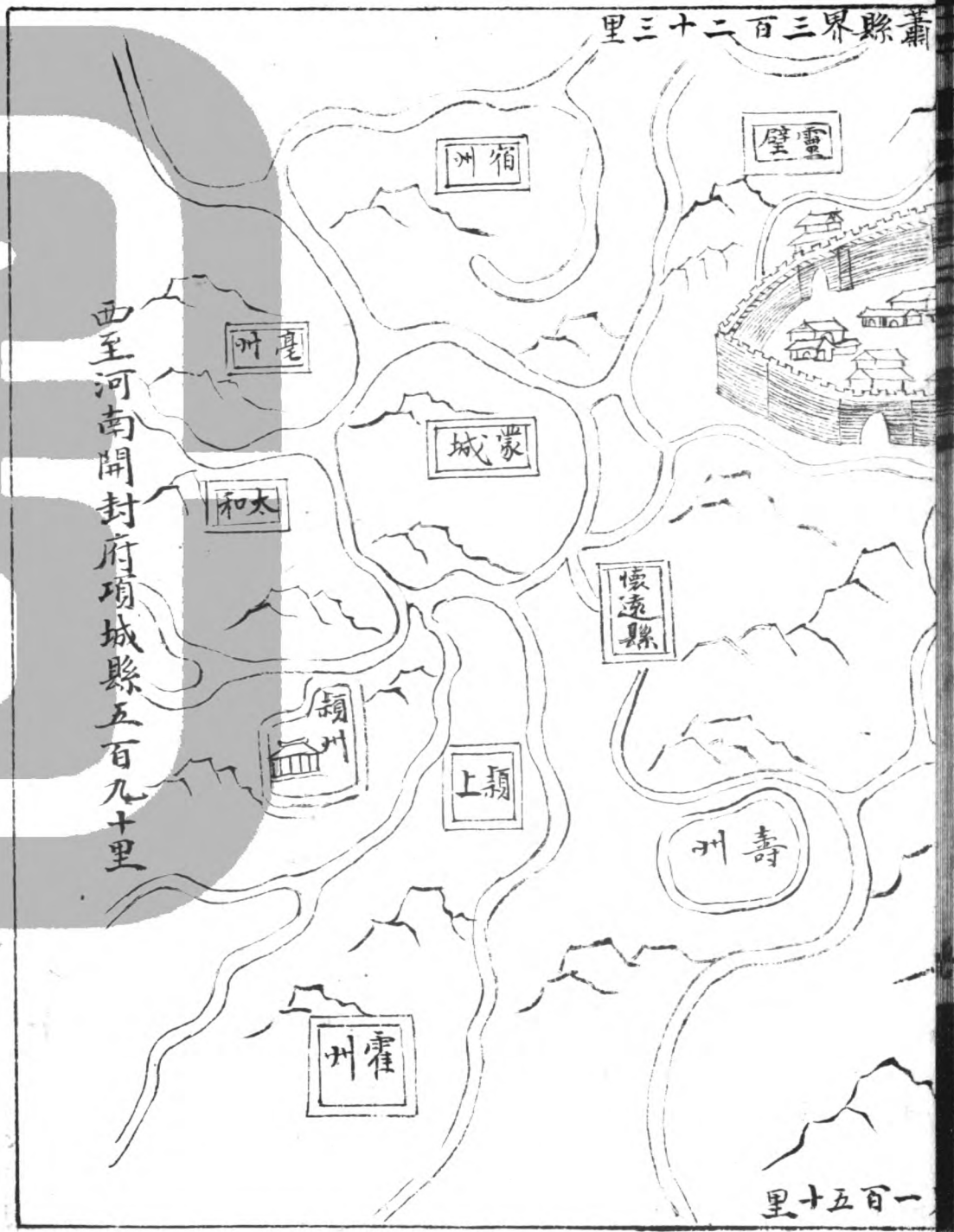
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祈置縣名曰瀟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奈之且二縣亦俱以山名又非止曰瀟也不然則瀟江之瀟淤瀟之瀟皆可言瀟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焉敢盡信書哉

霍山縣志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南界潛山太湖西界羅田麻城北界商城固始阻山帶河路達三省如棠梨堦山如萬人愁山如東流河如海河延袤連亘五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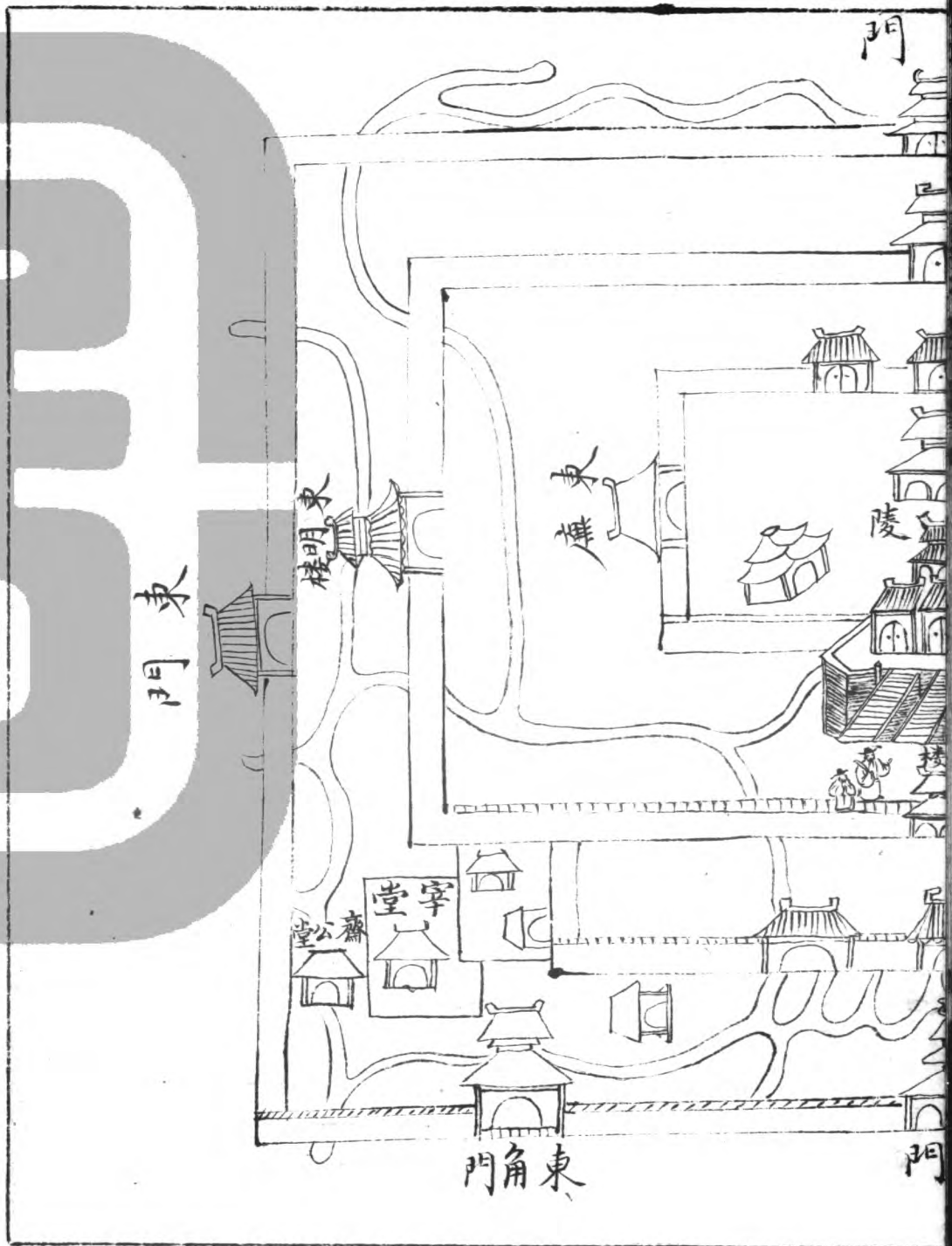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十一



鳳陽府志

文新曰余不佞作賦役篇戶口有土編之數里甲有新
舊之額田地有起存之徵稅歛有南北之分輸納有投
櫃納錢之便凡五則而鳳陽之賦役盡于此雖然賦必
有土而役必有力也今鳳陽之民力額失者十之九厥
土則反增二之一寔戶者也散而之四方詭寄者也潛
而入于國中此安得而不十徵而九虛哉夫民有定居不
擾之焉可也畝有常額不履之焉可也商有 次不藉
之焉可也然而邑之流耗在前擅難卒復余故諄諄謹
裁其應復之事三附于賦役之末以俟君子其一曰民



丁失額宜復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歷六年則僅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歷今四十餘年編民止存老幼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此其勢非駢通則株連合無急宜歸併將見在編民仍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孝弟力田者為一長而總其十輪為役其或里不足二十有六之數則急招練于外方無田與地食無與陳無種貸之庶几國初之原額可復而新朝之元可聚云尔其二曰田地濫增宜減萬歷六年官民田地一千

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歲辨夏秋麥米五十餘石萬歷九年清丈令奉江陵相惟謹編民黃儒立斃于篋杖之下佐吏豪猾偵令意遂將山崗湖波古荒障行魚之地一槩丈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焉而分注于二十六里之編民嗚呼民又復何堪如此不毛之田地乎合無軫念新丈之田原非額田當將新加糧焉分別應草應革應減此寔身痼瘵乎乃民者也其三曰客戶詭寄宜清鳳邑為王畿之地故勲戚衛所官舍無差其盛典也其後勲戚衛所之樓房鋪舍田地產業漸為外方行商者有之徃假名借姓冒作一家又有外州縣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三
城中原籍則隱射自此而輩獲地方之利而不當地方
之差則詭計之奸且杜三者復而後民可得而聚地可
得而開也呼嗚苟得即復此三病以與民更始則文新
也便宜從事亦何敢讓未遑寄空言云乎哉

農政篇

臣惟職任鳳陽之地一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五
里饒陵寢郡邑蹊道祭田屯田贖粉田外餘存
有西南郡一帶皆山崗硠确土石伴錯谿谷流水無
有山林藪澤無有里雖有百而穀土不能處而議者
皆為蠲任足重民苦不能負租稅故逋逃輒欲減額

更編甚至議停議還此皆不可必易之數也鳳陽地
有餘利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糧少與有可
耕之民而不力而謂差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
無法以教之耳夫糧少者地多未闢也差煩者民散
不聚也使耕地盡闢則糧不患于無蓄民力盡聚則
後不患無餘任以期月已可之政易不可必易之數
是非不減而減不更而更乎今職仰体而思設身以處
地條有六款一區田兼樹蓄二居民在徵糧三聚貨
四行水五積產六招徠此就鳳陽之地而均度之也

一區田

鳳陽地少川原溪澗之水則止水蕩水均水舍水瀉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燥阪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疆有二曰區田一也其決圍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州河以南江以北西華以西至于岱疆皆謂之周索皆區畫灌溉以為田疇非若戎索山多可以蓄牧越索川多可以蓄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創自伊尹因湯七年之旱故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色水洗稼其法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貴聚按法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

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濶相通二千五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

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三區每深一尺用糞一升

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寔令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而每畝一圓井以代方塘鳳陽之泉其施七尺冬涸之時四七其尺則夏秋可以不乾旱則引弔鳥汲水流灌結子時鋤隴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此漳南凡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布種大率一家五口可種十畝耳又按志鳳陽稻秫粟稷三麥五豆二麻絲綿俱有五瓜四菜瓠茄不無而鈔

最便貧難

一本無貧字

難田家八法區田園田架田梯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

在不責成一收家一穀田則一蔬園穀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首宿三二月種穉山藥及芋三四月種粟麥芝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次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有區畫蔬園之制又在于高其種正月墾瓜田二月種茄瓠三瓜芥三月薑藍木棉紵麻靛五六月蘿蔔蔓菁七月菠菜八月蒜薤葱韭九月油

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員地約率二十家以四廬於其

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

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

墾上為園下為田中掘一井以三月俶載修農具四月

法種尚及時以為民先惟我同寅協事田畝不過于一

日二日則同寅至不過於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

田既成種樹之次按志榆柳杏杏桑柘及槐外而栗梨

榴李桃柿松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

之上有廬一之上有上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

色本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本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

月移石榴五月移竹嫁杏種桃杏李梅核六月鋤桑皆

在不責成一收家一穀田則一蔬園穀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首宿三二月種穉山藥及芋三四月種粟麥芝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次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有區畫蔬園之制又在于高其種正月墾瓜田二月種茄瓠三瓜芥三月薑藍木棉紵麻靛五六月蘿蔔蔓菁七月菠菜八月蒜薤蔥韭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省而功倍不必於犁但整鑿墾劇最便貧難田家八法區田園田架田梯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焦山一員地約率二十家以四廬於其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理

田上一家五口授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導之以開墾上為園下為田中掘一井以三月俶載修農具四月法種尚及時以為民先惟我同寅協事田畝不過于一日二日則同寅至不過於五日六日則親至而勞之區田既成種樹之次按志榆柳杏桑柘及槐外而栗梨榴李桃柿松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之上有廬一之上有上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本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本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月移石榴五月移竹嫁枣種桃杏李梅核六月鋤桑皆

有其時依時行之惟我同行亦又如初則鳳樹漸包一
可以佐穀蔬二可改燧火以此種樹之要利故次區田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之定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
則田園山林復歸於墟今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
五家連廬四廬連畝一家五其畝以十五、二百五四
其五、而十家一以粒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
則不私其二十家之畝而定為口分永業之制使老而
傳餘而闢新而收絕而續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畝當
其畝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畝三當一則二十家有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
足以自給凶年免于死亡雖引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
而又選其家之五口一人焉而少俊秀教之孝文果敢
教之擊劍二人焉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人貨
貿迂有無其壯強者二人居要偶相耘鋤如此習以成
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道也則由二十
家而通之二百家由二百家而通之二千家二千家通
之二萬家雖由此百萬家皆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未
有不相與襁褓而來聚負荷而向耘矣鳳俗不積糞為
其民之寡也地之荒也民寡則糞少地荒則不積今職

既教民區田利在糞種不糞種而區田又無所用之矣
約二十家而掩于四路都園若舖店村集之所五家同
菱一厠土三則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文廬之家厠五取
以供廬之家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隣五隣甲為里
城有比余則西南至馬率于隣坊不率于比不過五
日六日余則西路一至為鄰無厠而責之里比無厠而
責之坊掩不催于掩其罪同則有罰一厠不菱出穀一
石于是乎鄰里比坊則無不厠可得而糞矣而後約二
十家之廬鳳陽之廬于南者其向北廬于西者其向
東廬之上有林則廬之下必有塘一家半畝五家而連

里郡其羊作郡群一

二畝之半及今三月修隄防達溝瀆時也協力旋一掘
下歲一濬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者為澤則無旱乾
之患而後縱以鵝鴨鳧蟹收以鯉鯽鯿鯉之生而漁者
利于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里郡其羊
足以資貨而收者利于野矣家以犬豕雞豚而老者利
于堂矣余以二十家為先教之種而導之畜庶几將來
旱田之富其無越于此矣乎

三聚貨

民居既煩不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創自明
初為湯沐重地建立城基之始本取南門外山澗來水

西一流由西華門外轉由甲門外古澗繞城東北入淮
河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澗由朝陽門外入臨淮縣淮河
與西一流水合因淮水離城太遠故設小閘河一道緊
承前東西二派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氣此河未淤
以前科第頗者民亦庶富既淤之後人窮財盡文運且
索然矣議者謂欲復國初嘉隆之盛非濬此小閘河
不可然難之者又以白塔墳來脉所閘濬之則有傷故
遂不果職思鳳陽與廬淮揚並隸為四府庐州河接城
下淮揚連中河各有聚商馬頭故所以民豐財裕即本
府西懷遠縣東臨淮縣亦有聚商馬頭故二縣較鳳

虹為獨富彼三府二縣皆得河利獨此首府首縣反
水陸隔絕非創建之不善也寔年久淤塞所至今欲此
迹于二府三縣之庶何道以策之職因往十里程涉淮
見舊有小溝長百餘丈濶二丈餘問之里人乃舊泊船
所也莫如從此現有舊址稍加疏導使深一丈廣四尺
便成通濟况值時荒建此興作民皆就食上得其力下
需其養勝于捐賑旬餘告成此其易于為力矣然又不
可不知也先是運船商船直抵北門四方之貨湊集焉
河道何以能塞哉蓋厥後當道孔射漁蠶于貨甚于甕
莫船向者未沾其利來者已受其苦為此商船不至而

長淮衛卒家作隄防以曲利私而運道開河遂為旱壑
今濬其塞而疏其口事亦關風氣之所轉矣以叢尔之
邑出之帑則無餘徵之輸則誰何籲之四隣四隣其于
我乎何與無已其損已之俸能盡如二十家之種畜則
由家而隣由隣而里由里而鄉能盡如二十家之縣地
雖儉於百里民可封而也邑民既聚而復役其三日
之力焉是不亦庶民攻之而不日成之者乎君子有志
者何患事不竟于成職將公畎畝而遂以及溝洫此亦
鳳陽之時之勢則然也語詳在申文

四行水

古者一夫為遂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洫則一故九洫
一澮而一井之田可南東其畝也自井田廢民不知有
溝壑之法然如秦鄭白魏西門豹之鑿渠楚孫叔敖之
提勺陂國與民兩受其利漢唐以來循吏尚有加意此
者今鳳境南苦旱而北苦浸則地勢然哉設令無行水
之法溝洫不如西洫川不如北而欲其疆場之翼、黍
稷之或、也不可得矣故鳳陽之為湖五方丘湖白湖
月明湖華皮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佐溝其澗十曹
山澗陟山澗遺碑澗魯山澗青山澗水流入淮獨山澗魯山
東澗魯山西澗射子口澗龍子口澗而善用澗者以佐

川其為塘二十有八泉塘柴塘側清塘流塘東官莊丁塘官塘樊家塘石塘曹塘薛塘帛山塘神仙塘門塘老公塘神仙黃水塘石窟塘茹家庄小塘上周塘下周塘老婆塘李公八塘菱角塘長春塘寧定塘金魚塘九里塘焦山塘窑塘而善用塘者以佐洫其溝三界溝東宮溝西宮溝、則非有原之溝耳不可以蓄水瀉水六水之道不傳民雖竭力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恃欲其大旱之不槁大滂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我疆我里南東其畝此治田行水之法也使洫川北漚則其畝南溝洫西行則其畝東故能知此而曰可方可直可梯可以四不

出河北亦不常有其字于家而常畜者鵝鴨家鴿野而鬻于市者雉水者鳧稱其錯者鵝鶉青鶴間有畜者野禽則雁鵠鴿黃鸚鴉鴉鴉鴉隼賀鴉鴉及老鵝雀鳩鶯秧鴉竹雞白頭公百舌鴉鶻鷓其臘嘴黃雀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有十八鹿獐以活供棉羊山羊籬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牛用以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馱且以負載犬以守貓以捕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籬有兩種有猪籬有狗籬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與虞則虞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抄至春

夏至種之小豆亦然大豆榆莢時有兩期豆之以春夏
熟者有蚕豆者有麥之以秋熟者有蕎麥蕎麥蓋穀類多
不可勝紀其在鳳者與農則農師可積而貯者也蔬
次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鍾最多惟春初黃牙最美
韭黃紫花菜次之辛者為芥為葱為菜菔為蔓菁為蒜
香者為芹為紫蘇蒔蘿為茴香最益人者山藥餘為莧
為茄為菠為匏為葫芦為姜豆為扁豆為冬瓜為菜瓜
為黃瓜為秋黃瓜為綠瓜為苦瓜為胡荽樹而生花者
為黃雀菜三月黃可採食生于道旁者為杖杜一莖三
葉一青蒂滑三月花食類完目故唐風曰其葉青一其

葉滑一小雅曰有皖其寔為其生于道旁故以起興而
賦行道之人也朱子杖解作特杜解作赤棠水中生者
有水旋葉類薺菜空莖可盪作和食亦治止瀉繫之類
皆可薦鬼神羞王公者也生于水而可蔬者為茭白為
蒲笋附于水者為木耳為 莪二種產于 皇陵者為
最多雨而土 麻姑為雷困為黃莪不種而野生

可采者為香蒿紅花菜黃花菜筆管菜蕨合花白合菽
種皆產南山中又有楸花樹生蔓如葡萄其花類黃雀
而紫三月花果又次之產于鳳者含桃最早其次杏梅
李一有紅白青三種桃種亦多貧婆果花紅林擒葡萄



米屬有十有九

一作

中南

切農事者不廢亦于民用

李枣栗柿。一種大者如杯石榴有數種有銀店產于地而可當果者西瓜水生而可供盤具者藕蓮寔菱芡

最切宮室器具材焉鳳土所宜木栢松惟松少然禁城

圓丘中松大十餘圍如虬龍鱗甲不異中南槐榆柳最多榆柳之條可以為斗斛榆別有一種葉小而文理細者栗次之椿朴黃棟。檉檀棠梨白楊青楊皂角紙鳳地甚宜楮然楮木亦能為楮烏柏近亦有為油者又有一種蠟樹生虫作白蠟可于田岸遍挿三年歲收其利甚普有荆條可以編筐籃作箕具亦農家之所需也可

蚕者桑柘植園圃中為現者梧桐梓垂楊石楠東青黃楊楓在鳳惟魏國祖墓大半皆楓木屬凡二十有九竹有青竹有斑竹有紫竹青竹最多可為器有黃金嵌碧玉竹碧玉嵌黃金竹有鳳尾竹東坡竹此二種高不過二三尺箭竹苦竹近亦有植者數品多植花園間有一種名天南竹者非竹類寔大如桐子成穗冬春朱寔離離俗傳能穰火竹可以筍則為蔬可以編則為利可以漚則為紙竹之利亦溥矣哉故凡木與竹二者在鳳與工則工師可積而貯也鳳產藥七十二種其上藥者雲母鍾乳槐寔榆及牛膝菖蒲菊花薯蕷松脂辛夷桂栢

李枣栗柿 一種大者如杯石榴有數種有銀店產于地而可當果者西瓜水生而可供盤具者藕蓮寔菱芡芴薺米屬有十有九蔬與果動農事者不廢亦于民用最切宮室器具材為鳳土所宜木栢松惟松少然禁城園丘中松大十餘圍如虬龍鱗甲不異中南槐榆柳最多榆柳之條可以為斗斛榆別有一種葉小而文理細者栗次之椿朴黃棟 榑檀棠梨白楊青楊皂角紙鳳地甚宜楮然楮木亦能為楮烏柏近亦有為油者又有一種蠟樹生虫作白蠟可于田岸遍挿三年歲收其利甚普有荆條可以編筐篋作糞具亦農家之所需也可



天工開物

蚕者桑柘植園圃中為現者梧桐梓垂楊石楠東青黃楊楓在鳳惟魏國祖墓大半皆楓木屬凡二十有九竹有青竹有斑竹有紫竹青竹最多可為器有黃金嵌碧玉竹碧玉嵌黃金竹有鳳尾竹東坡竹此二種高不盈二三尺箭竹苦竹近亦有植者數品多植花園間有一種名天南竹者非竹類寔大如桐子成穗冬春朱寔離離俗傳能穰火竹可以筍則為蔬可以編則為利可以漚則為紙竹之利亦溥矣哉故凡木與竹二者在鳳與工則工師可積而貯也鳳產藥七十二種其上藥者雲母鍾乳槐寔榆及牛膝菖蒲菊花薯蕷松脂辛夷桂栢

寔藕寔女貞寔兔絲子充蔚子車前子蛇床子蒲黃天
麥二門冬也其中藥者石膏五加皮栝婁寔苦參玄參
牡丹桑根白皮茅根王瓜根地榆澤蘭梅寔桃核仁杏
核仁蓼寔莫茱萸其下藥者青箱子附子半夏覆金子
楮寔子芫花凌霄花柳花郁李仁夏枯草葱寔薤商陸
并大戟其餘神農之所不經有菴苳母草也有何首烏
香附子紫蘇子蓮蕊產南山中靈芝黃精紫胡桔梗遠
志天花粉艾草烏前胡蒼朮山查扁竹貫仲牽牛金銀
花馬兜鈴皆療病之要藥舉其大數在鳳者與醫則醫
師可以積而貯也羽之屬三十有三惟天鷲鳳以上

供者出河北亦不常有其字於家而常畜者鷩鷮鴨家
鴿野而鶩於市者雉水者鳧稱珍錯者鴝鶒青鸚間有
畜者野禽則鴈鷓鴣黃鸚鴝鴝鸚鸝隼賀鷄鷓及
老鵲雀鳩鷺秧鷄竹鷄白頭公百舌鴉鷓鷓鷓其蠟嘴
黃雀以春至翡翠亦間有多穴巢水涯間獸之屬十有
八鹿獐以活供棉山羊羆獺以皮供牛有水牛有黃
牛用以耕者乘者有馬有騾有馱且以負載犬以守獠
以捕畜而祀者猪羊穴而祀者兔以毛取者狐貉獾有
兩種有猪獾有狗獾為物害者狼故有鳥獸之在鳳者
與虞則虞師可積而貯也魚在鳳淮產惟白魚其出冬

抄至春正月惟鯉最稱珍品魴鯽次之刺魚次之春及夏出鱖少陽魚間一有之青魚鯉鯽鮎及他雜魚不可多得者多有莊子所觀儻今不知何魚鰻鱧蝦之屬亦多有之介惟鱉為珍八月不食九月乃食鼃及鼈產淮水中龜在處俱有螺蚌河港積水有之亦有長似煙圓似蛤蜊者人罕食之故有魚蟹之在鳳者與漁則漁師可積而貯也他如虫豸至微有全蠍則有壁虎以制之虫如蝼蝈蚓蚯此四月節氣之初候也螳螂蝸此五月節氣之初終候也蟋蟀螢為六月節氣之二四候雖無用而得其氣候亦不可不紀然凡物皆可貨也日中不

市有無不迂何以國為民利蚕桑為上而鳳昔稱蚕富國今也失之不蚕絲少木棉花種者少桑不以溝渠故亦少故鳳衣被冠履率以重直取之南北賈人藍紅藍花小藍頗有種者終少不足為利今而後余撫南方人而復興焉鳳其有衣乎鳳俗家不釀酒不沽可也醬酪家有之可不沽也豈芝蔴菜子俱可油然槩取之如貨其為鳳產而他所不得同者為明角帶明角出廣東至鳳為帶瑩潤如玉 煮之非此水色澤不耐出刀

餅其次黑紙扇蒲扇白鴈

六招徠

招徠在不憚勞不後時不爽信職近蓋伏讀 天啟皇帝詔書云近京各州縣及各省開墾水田往往以既墾成熟被勢豪或經營地主混占告奪以致人無固志地利不開今後再有前項情弊許被害諸水奏拿重處地主如未受價止許改正糧貼量斷荒地價值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管業職惟此詔正切中鳳陽情弊所應急維持而禁革者也西庄之聚在西華門外焦山之陰為房五十間中建因利堂郡主太守李公之所額為左房右巷房之左九間巷之右十間前大門朝于馬丘左右

兩間各十間後之建終善倉于堂之背左右垣其倉之右十間其左三間而虛其左有厠室四圍環墻百堵其中前其右則坊里地主之民居之凡四家其中前其左則間居舍餘及招徠催役也亦四家其後其右則客懷遠之民居之亦四家合房者十有二家于不嘗居者十有二家二十家為區田之民四家為催役之民為田為地區千畝則民為民一為官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持而禁革者也四為民代田代田一百五十畝則官食其力而代官耕官收以自貯合區田代田凡一千二百五十畝粒一千二百五十石而皆為里去其祖稅完之

自官不以累民其中為溝五遂為七為地一可以蓄水
瀉水止水矣其土惟塗泥其施六尺六、三十有六尺
而及于泉是為淮之水其水在冒甘且冽有庵焉曰八
蜡庵前後各三間左右各一間四圍環垣此則余友柯
子遇此教民耕捐行資助建以為二十家者社歲十二
月為蜡祭之供則于代田處十畝而予以供、蜡祭者
在此內也此庄之聚二一在閔城舖一在王莊為房在
閔城者其前迎道十間中蓋官廳以問農左右爰舍左
之左右之右各四間其後會溝水逆龍潭房十二間皆
招徠之民居之其隔橋七間則閔城地主之民居焉其

在王莊者聚于王莊之後溝環其外中屋七間有場有
圃皆以聚招徠之民其招徠者閔中謂之畬善開山旅
十有二人倩十有二人合居當後舊家八人凡三十有
二人皆以一人候其主而左右伯四其亞王者誰余友
焉伯誰者省祭張志信馬如麟是為南路之溝、三百
八十六丈而麥于是種是為北路之溝、四百六十有
八丈而大麥小麥于是焉種此伯馬如麟之功也種凡
得十石而張志信則伯于西庄亦得四百五十畝之大
小麥而種其徠十有二人與居六人皆如西庄區民四
官一而助不稅官則歲予以種此猶今年開而明年種

可以人百畝以四水六田之利而收五草三麥之福亦
得千有二百畝粒千二百石而皆為里去其租稅輸之
自官不以累民其土曰白壤其施五尺五、二十有五
尺而至于泉是為澮之水其水在腎而蓋有倉焉復
闕城倉者而徙之于王莊以其在市河以積貯中一廠
廳右左臥房前墻門內兩翼各三間皆瓦屋墻門出左
茅屋一列五間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卜十有二人者
居使就產管業自食其力而耕焉且斷以荒地價值也
二庄之民而余皆為之請于 府主用給印帖所以防
經營地主之混占告奪皆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二十家為火、二數也為丁
丁十為甲則二十為火以二十之火耕火以傳火家、
相照而鳳地無遺利矣耕種黃牛西庄牛帶犢四十有
四頭犍牛四十頭抄牛四頭其犍以予民抄婦之宦北
庄牛帶犢二十有二頭犍牛二十頭抄牛二頭而里民
得其八徠民獲十有二凡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
有地之利而已昔人單父為令有師事有友事有事我
故入疆而土地闢余余不敏得友事、我之助庶几無
愧于 明詔之加意勞耒其勿予禍適矣乎

柯仲烟上太守李公書

今中都編民十去其七矣其故民之易逋而難復者何
地視河北非不廣也歛視江南非不薄也而民乃至履
地若墜淵受田若桎梏者上何知曰地廣民稀土積此
謂入孔之弊三曰力煩積乏移累倍筭此謂出孔之弊
四曰里無長此謂當孔之弊一此雖以淮以東河以南
凡周索殷墟而皆然不若鳳陽之孔之甚也鳳陽之
地土有井授之方鳳陽之畝里無三夫之衆民終年之
耕不過家地五十畝而殫焉誰不知地勝其民則事來
而求之事以道何夫以三夫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稅
焉民欲不逋不可得也田上則者歸之君歸之功勛矣

中則者土民括其一佃戶括其一惟留下則處瘠乃得
以編寔民之耕瘠則利用糞矣而民之貧也糞之用以
力何夫以瘠土而無力以糞焉土無所得毛民欲不逋
不可得也地居孔道猛于鷄逐民當農時方將舉趾朝
為輶夫矣日中為損夫矣暮為燈夫矣三夫之侯勞而
未止而又為緯夫矣肩方息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
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奔走猶或可不
肖近見五鋪裁得七家七家力能役者猶不滿七人而
五鋪之地方十里無餘夫焉以耕借此七家之失也
時而遇佐貳過焉過客過焉買爵者過焉自十里城遠

而地方肩以輿馬輿四夫肩則二夫扶一夫張蓋二夫扛槓一夫前呵十夫之來五舖惟七夫少其三夫則何敢不輸錢而催募馬坐肩輿者曲其股豈知七夫之足蹶賣衣不問稍或一夫失坐而皂隸板朴隨之矣此盜賊耳夫五舖惟七家地方此七家也舖兵此七家也農夫此七家也三其七而當二十一家之夫時或一日而轎擯燈緯並役是又四其七而當二十八家也夫以一日一家而當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見稻田不知旱則鑿溝旱地惟是縵種無有井溝無有吊槩無有翻車但靠天時雨則稻之年地無污

漫則二麥之候遇大雨當大旱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歲之收惟二麥三豆而家無前蓄方幸麥之獲也而豆種無有必計麥之直而又有豆之種及至五月六月不雨則時雨至而五月者麥朽六月者場泥一歲全家枵腹待哺者一旦而生亡于時雨也官則何知見二麥之收可以速科歛行板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坐亡于一旦見科歛若牛頭敢不泥門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者他郡邑地荒戶絕民徑得而升科占耕一畝之收一畝之食故今日絕一戶明日里之長即補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戶即升一科而非

唯鳳陽不然里有十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千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以僅存一二之甲而兼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遍踏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止土之荒也勢亦不可問也一令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邑而血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逋者累已不若已久逋民欲不逋不可得也又其甚山間之愚民竭力一年之耕而見後者虎噬至也今年輸甲一筭其微蠶食至也明年輸乙再筭其餘獺驅至也又明年而輸丙三筭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子者移易

于他室民即額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聞此莫想之小東手夫惟堂上萬里而里虎噬人是速之逋也民欲不逋不可得也是鳳陽編民皆零丁四散無有全國大戶歲遇用造則朋民僉當一里十甲派田地曉千里而給其身納無糧之租追急則躑不借而走耳問其長為誰即向之轎夫損夫是也叩其戶若干或一千焉或三五丁焉未有一里而十甲全居未有一甲而百畝完種夫無十里之居百畝之種而欲納十甲之粟完十畝之輸民欲不逋不可得也不知國家于鳳陽祖宗根本蕩沐遺黎之地田畝派八厘三毫地畝派一分二厘六

五下 耕國利病書
毫四絲六忽四微比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為不薄矣而
民乃來不能服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有能除之
耳故仲烟以為欲思中_都聚民來而不去而復來最先
在除其煩役而使地方無夫里之役過客自有驛夫之
供佐貳自有騎馬之給豈容其騷擾勞民當此卧榻之
內不禁孰當禁者誠發示禁止之而民得以安寢食暇
庸作自然一夫之耕則得九夫之食矣然後發出催募
招來之令步食如其常種如其畝我皆令給之一夫授
田百畝稻田終三十畝年麦田終三十畝畦田塲圃牛
田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畝則一夫六十畝

之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歌間而卒歲矣彼又得其
畦塲牛馬之餘利夫又誰不念及七月而躋彼公堂乎
一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米一石即得六十石十夫六
百夫六千夫六萬姑以首縣計之鳳邑寔徵麥不
過二千九百四十七石約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
五十六石約銀三千兩馬餉各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
兩步止共四千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六萬麥石
三錢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
七百六十四兩徵上額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
除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三千八百兩除糞

種初年約五千兩除其八千八百兩之費除剩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可以為民代舊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定城池美疆土惟所行之耳此皆國家由以待公臺也行之一年而千夫省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從而順令千夫成行萬夫成城而何憂郡之飢饉何畏回隣之師旅乎况乎一邑之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帑而遂徠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間粒萬有八千兩速莫速于此矣聚民之道求民之術切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臺有五州十三邑而餘其七萬九千故生財大道生之者衆其此說也故神農祿神于無

食予陳無種貸之新職此之故所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也漢倪寬但以收租稅裁濶狹與民相假貸而遂得民至於大車小擔繻屬不絕若此而况公臺施神農之德被及萬民雖欲不為神君不為召父不可得也

唐杜佑通典云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魯昭公四年楚城鍾離即此予叨令鍾離按圖籍考之或以載臨淮或以入定遠總之足跡所未及經徒據帑上之陳言稽之不覈余因登南山覽諸形勝故寔大平鄉有舊城焉即古鍾離城也秦漢以來皆縣之在魯山東晉太康五年始移城於魯山西改名為魯城縣故太平鄉又有

西魯城邨東魯城邨故山亦因而分西魯山東魯山此其跡雖磨而名則不可泯鄉與山故皆存焉耳臨淮之鄉無魯城村亦無西魯山東魯山

通典又云鍾離縣東一里有小東城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鎮濠口若云鍾離縣為臨淮縣而兩濠在臨淮縣西則宜云西不宜云東宜云鎮淮不宜云鎮濠矣蓋鍾離城自古在濠西秦始皇所築小東城在濠東一里許即今舊城是也梁天監五年置臨濠郡復即舊址築焉此隨志可考故曰臨濠云言城西臨於濠也自此以後遂有東西二城一在魯城者謂之西城一在臨濠者謂之

東城而東西二城界于濠之兩間故宋志連南夫作守謂濠水界于西城也至我太祖元年初臨濠府因舊基修砌為中立府七年又復遷府于鍾離魯城之間鳳皇山之陽而改名為鳳陽府故又有舊城新城之別名以今觀之曰東城曰臨濠是為臨淮之臨淮舊名離曰魯城曰西城是為鳳陽之旧名矣蓋鳳陽之四境本分于臨淮故臨淮志多龍食濠梁舊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初編無有明于山川地理不及考証遂混沌而亦莫紀別焉耳決濠水徑達于淮不使從古道而徑從臨縣南而未以達于淮是豈水之性哉所以久之東濠水又

復從古道出西合于西濠兩濠會合而復北流入于淮
焉蓋昔鍾離之名以東有鍾乳西有離山故名

東漢書滕撫傳當塗有馬丘聚陰陵人徐鳳反于此故

東城漢書項籍傳籍至陰陵迷失道復引而東至陰城

括地志云陰陵在濠州定遠西去六十里今鏌鄒山南

址存周二里余讀梁志韋叡傳魏攻鍾離叡自合肥徑

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乃知陰陵是在鏌鄒山

南故自定遠觀之陰陵在定遠西北而自陰陵觀之則

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

元朔中討趙敬肅王子劉遺為東城侯國于此及至東

漢則又為鍾離侯國至梁則又為臨濠郡隨開皇二年

又改為濠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名曰臨濠曰濠州則

從水而得名自煬帝分為四縣有定遠後至南唐開運

置定遠軍定遠之志遂以東城屬定遠也東城不明辨

則馬丘無所安之夫東城使在定遠則馬丘何得在當

塗漢王粲浮淮賦望馬丘之高峙是明淮上見丘也馬

丘之為馬鞭山無惑則陰陵之不在靈壁又可知塗山

穿淮又宜在鳳陽矣

張耒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四方之舟車其之于東南者十九出于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于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數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慄輕于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于囂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于泗者于臨淮為最勞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睢河為大巨艦恒湊集為東流至臨壁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迂大河故以為小澮河至靈壁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巨舟餘俱漲涸不常靈壁之汴沱漣汶則又淤塞過半惟可以馮湖水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年矣然潦則無收故未盡徵其賦自睢河至澮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運糧二溝界其中因故道而開濬之則二河舟楫可抵州城宿之軍民欲舉是欲者衆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或謂睢水泛濫恐有灌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云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三十四

泗州

今州治在疆域之極南史謂唐長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圍廬雖未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淮壽陽圍廬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徙山在淮南岸逼城下勢流可因以水防自城東南抵東北隄岸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淮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淮甚

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鄆縣為徐則今
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在俗傳有孟姜女
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蓋嘗女所居之樓訛為姜徐
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有或在臨耳
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淮
或在臨淮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戍蓋以別
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偃王之徐今城為子孫復封之徐
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
即今盱眙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
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

仍列所領外
縣之首六朝
之徐雖所屬
有或在臨

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
難考然以徐城名縣寔始於隋宋初廢為鎮即今之徐
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平陽為名今徐城廟及
古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
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乎
蓋今城廢於六朝至唐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
又可知也並現六朝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証據孰謂
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
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
在僮東則故城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爭

但有盱眙而不見隔淮有一城為敵兵所爭三也六朝之際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城即大徐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四也然古今塚墓不必皆近城郭今城古城皆在古僮縣東六朝之際不言徐蓋淮北遭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况今城地勢阨塞自古要害豈有無城之理安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今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即徐城廟遺址見存狹小殊甚偃王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未應以此為都也况故城遺址見今數偃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

即今耕夫往于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則無益見故城之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之徐城廟隋唐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之都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肇于唐也或謂故城既為偃王都則及今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城不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六朝尚為大徐城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城于史無見安知不如愚所疑也故前志不書徐城縣所在而又以徐城廟為徐都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總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名共一百一十二名每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絕總無籍勾以_補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等縣民人為軍以寔中軍添設左右中前後中、六所給田屯連前共九所一体派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十名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在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搃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悉上中軍都督府以達兵部每
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吳否吳而用舍之閱五載一
簡汰而更易之謂之改選軍政其掌印及領運管屯管
操管局管城巡鹽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惟其人
無論使同僉事之品級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
得支俸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齎
捧表箋入賀 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衛之獄禁徑則
文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剛紀衛政千百戶改選軍政
管事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

戶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
分歲輸子粒夏稅小麦二石秋糧粳米四石正統年間
薛侍郎于每分田撥補一十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
前額納糧其寔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強民弱方初下
屯時所占田地原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
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踰制
未甚屯田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寔多故今屯田一分少
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少則

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
甚少者則後未撥補畸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
處者有之豈有能正經界者不可較也

脩遺曰屯田頃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
二千五百七十八畝有奇又而降為今頃畝之數亦止
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屯
種之軍初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
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一百三十今又降而為見在
名田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明豈不大
可寒心也哉

論曰脩遺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難
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侵隱盜賣三者而已占
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所衛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
官盡予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
其軍包賠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寧
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
既處則屯田皆為長物總旗營長之役以為包糧在已
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
逃軍所遺畸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
二也盜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

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雖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
幫運封操為名每民典當于農民而坐收不貲之利久
則直以為已物而立券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
由少許以備稽查或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
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
焉得而不日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
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退還者自昔農
民世業猶見誣奪而况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減之病
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
醫能療之者也有清理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或論大小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
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開墾修築殫
力經營若將謂生且息于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
豪軍傍伺一見膏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絕業則駕言項
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值工賞之若何彼業
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偽佃種以自解若然則
低價尚不可知而語及于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亦
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衛禁典買為戒上則當
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為安民之一端也

桑東園

國初衛所屯田外每伍又有桑棗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民栽桑植棗代冬以衣布花賞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稱荒瘠荒地然亦多可種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己業不謂收放之所則皆典當公費之資用矣

屯糧

論曰近糧之弊端緒最多種田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費近于額糧佃種者豪強則旗軍歛手而包賠佃種者孱弱則旗軍借口而科擢云正軍不或免焉此屯卒之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抵免例行正軍

之力稍舒矣乃承田者亦因而逋負焉則舛矣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有矣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焉則戚矣故優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嘗相左然則徵收屯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爾矣

泗無巡檢司故無弓兵雙溝鎮左河右淮中止岡壘數里南北喉襟最為險扼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于西北陳家冲竇家冲塘集等處禦人追捕難獲上謂宜于上塘双溝等處特立巡檢司以司盤詰追問又云泗虹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盜徒青陽鎮亦

宜設立巡司以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眙
縣東北清水溝都管塘及泗洲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
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盜賊澗溪津里浮山大義
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汜澗鎮亦為險阨要衝而鎮
之軍民雜處商賈播奏縣以老人管之殊非事体亦宜
設立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体較之城門鄉尤為要
也 或謂子欲于三城增置巡檢司亦有所見矣然一
司之設官吏俸給弓兵徭役所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
哉愚曰不然夫先王体國徑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
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于南方而究極其為兵衝民利

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抱關之吏無處無之今之巡
司古之關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遶年州縣無名之徵
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數司可也興化府志曰
巡尉職邏警定四封非冗官也 又按宋置巡司弓兵
多至百五十人百二十三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弘治以
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
為二十五人今見後者纔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焉
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二縣之巡司而其亦虛設也
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矣此外復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稅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糧起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一其起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審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

除夏秋稅糧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不等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於州縣遵將及十年今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文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鞭法字甚為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來乃供衙門之後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寢失初

天... 和... 書...
意遠矣無名之徵此其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征前此未有也昉于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之客^主多^勢泉靡供犒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亦江浙閩廣之通惠也

馬價

泗州原無免徵田地牧馬草場故糧皆全徵獨不養馬相傳以為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深二縣水災暫將種兒馬一百四十匹驟

馬五百六十匹應用健牛二十六隻抄牛七十九隻發州寄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世膏旨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典馬廠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李姓名綺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寔應縣馬疋奏發收養而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備遺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年未經裁革之前巡攔集頭之等姦蠹橫生小民困抑不知儿十倍于此也州判侯廷訓嘗以告于巡按郭公曰日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然

天... 國... 利... 濟...
余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契券與貨物之投稅也皆易且便蓋其官卑勢親則民樂與焉及其裁革而代辦于州縣則有司矣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攔投托罔利是不若存之為利也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能興奔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夫涇尚有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稻穀豐美是黃河尚有

水利也安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焉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濱河一帶之圩田車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求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者僅七十頃况久湮未經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之一也欲以備旱荒而利收穫蓋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寔則膏腴今無北方膏腴之田而坐望北方收穫之利其能長幸矣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

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興建之
後曷嘗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
未嘗設厲禁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于今新築之塘
間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俱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
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亦不過
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
申明此禁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常無塘而 孝陵
之旁則觸目皆是豈皆開築于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
設大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枵腹于
宮牆之外恐非 聖朝之所樂為矣乃奸人豪勢動

以禁例借口而脅制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後至食不得下
咽者乃泗州雖衝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衝在衝之
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遠之騷而無節彼濠梁王莊
等驛乃中都號為最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十里則無
迫遽奔馳之苦夫馬抵驛而後換則無遲候稽候之苦
迎送額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
役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數而額外欲加夫馬者必不
輕以徇其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十里西北有

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河一百三四十里間有
桃源一路一百七十八里盱眙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
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
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路一百六七
十里天長南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
十里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
各驛之朝暮可往返者矣傳驛遲于鋪遞則迎候不及
期若不責鋪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受遲慢之罪發
牌依乎時日則迎候不爽信若不果來而來又過期不
免徒糜工食之費不患遲則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

換者易矣如泗之五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順
而又欲乘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而又欲起旱或
至双溝而仍要旱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
源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則非上司必由之所若
以為不衝又為使客間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舊縣則
盱委于泗過舊縣則泗委于盱間雜匪定遵守極難則
與各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矣轎夫二班已足因路
遠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損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
三名加至四名承舍之馬宜也而吹手旗號徒步則不
雅觀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執事地行則必稱苦甚者

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損夫而必
科索押損錢供奉少差罪謗易起則與各驛之應付有
額數者又異矣是舊縣雖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過之
况 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朝謁者頗多按院駐劄之
所則以事叅見者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雇募銀如
遇當道叢集即費數十金遍雇鄉村而猶不足用馬匹
草料外又編雇募銀今雖禁止外幫但派至數千兩雇
馬走遞而猶稱役苦在荅應諸人則不止祇候之民皂
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待奉之門而又報農民以糴
吏在供應諸費衙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

應房道路則一處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別處事官理
是錢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安唐
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盱之境乃設七驛
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
淮源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在泗水之
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焉豈知虹路終
捷而南北星軺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耶
計今當于適中之地添設四驛雙溝則復龍窩舊驛而
查家渡月城張公鋪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

方互相朋出即今泗盱夫馬仍當專隸泗水驛若謂額
徧不足分派驛另有費則永樂以前之四驛洪澤上以之
七驛未見稱累而况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
獨不可改還以充地本方用即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
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道在之禁裁無益之費清暗
索之弊則疲苦州縣亦藉有榮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
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
在乎城而在乎城之河不在乎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
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經其中至

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關入城河仍由南
關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
南城關為門而旋長旋涸並不停蓄是城固未嘗受河
之患而河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歷年間淮
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隍水內壅終年不得洩前街
後市處一沮洳官署民廬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
而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盱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
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通往來水淺則
為之褰裳濡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矣
于是不得已而議車水其起夫非不衆然竭夫數日之

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几米已尽而工役尚未休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矣若此不為一勞永逸之因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病在河身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洩止恃南閘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城閘深在今閘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處凡以經年停注則泥沙入淤是淮河之身之高也况今黃河由壩口而下萬一衝渦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將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

之性地廣則散而旁溢地狹則積而上壅今據土人言街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沙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况今填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容受無地而水為之汎溢矣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繞非不称險但終年滄沒而不得疏濬積沙淤塞而易至騰湧此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侵久而難免傾頽又或以滄深而難為脩築是城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

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因病夫河身之高矣茲欲亟去其病必也復故道以遏南徙之衝修淺政以杜上壅之漸乎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鋪磚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糞以防其淤塞而又間責成漁船使脩撈淺之用再加開閘口期廣洩水之門庶容受有地而無患于身之高放洩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矣此亦可救內河之萬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有究心焉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 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簪山經流于桐柏始大歷信陽汝寧潁壽

挾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荆塗鯨鑿山通道下濠梁五河又會肥渦滌沱溪湖諸水至双溝曲轉三灣龍窩舊縣黃岡而後匯于泗洲為 祖陵明堂盤旋義河漕迴繞龜山嘴蓋億萬年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軍溝高家溝興宗洪澤驛而東至清河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袁州泗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會沂水趨于淮順流入海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經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禹貢東瀆大淮之正派也瀆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曷嘗受河患哉

河自西域崑崙發源脉行地中荒遠不可詳禹導自積石至于龍門至于東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迂徙不常故道湮沒我朝東經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水南衝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復東潰南經留城徐邳亂沈沂直下其勢澎湃不能復東過清和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合之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清

口而下之稱淮者仍宋前之稱也淮為黃扼只得由大溝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應高郵等湖由湖逸遷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也止存大澗口等處舊道由湖入江散漫滄衝上下俱害萬歷二年淮又溢督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歷三年總河潘公季馴議黃淮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濬自通故凡龍尾埽堅

築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澗
等口凡入湖舊道盡築隄防自是清沙口高淮水益弱
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隄又築矣上而遙隄縷
隄歸仁隄又接連築矣下流壅塞勢不得不久潴旁溢
汪漚浩蕩始猶滄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汎漲一
望無涯洗蕩龍沙震驚 陵寢而泗州之禍歲烈一歲
矣至萬歷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
以法塞南門免時 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甃水
深丈餘滄枯松栢六百餘株常謁公諸撫按潘公俱以
漫漫 陵寢獲罪未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

陳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
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
仍題准改石隄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
如金湯而常公始削籍杜門矣然猶徧謁當道力辨其
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滄漫 玄宮彼曰閔
係運道此曰久災泗民彼曰恐害高竇萬歷戊子浦守
朝柱欲入覲面奏卒以此改官去他尚何敢言哉幸督
撫周公宋回部辭 陵請見丹墀儀從水深三尺不能
禮惻然具 題叔開周橋少洩 陵水欽天監博士汪
一元亦 奏可開廟堂始悚然不寧特遣給事中張公

貞現未會督河舒公應龍勘議時有言漕運不便者有
言鹽場不便者有言淮揚高寶不便者以故紛々莫決
止委汪守一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辭勞苦胼胝一年
卒開三岔新河至今使之誰謂神沙不可挑也張公亦
掣肘不能力主破隄壞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數口
又奏開腰舖分黃令不逼淮計費帑金三十六萬適值
倭警遂不果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
民強半避居鄉村所存者惟州衛官數員及數城卒役
數人而已然猶出入船楫巢居城埠听斷于隄邊館驛
甯比于城土門樓于是有議州迁吁、迁旧縣者有議

州迁吁以吁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紛々
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有迁州之議揭之閣部臺省給
事楊公其休駁云泗州可迁 祖陵獨可迁手議遂寢
始議填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隄與冬春督夫車
水而已增隄不過數尺而車水歲費民屯財力以千計
稍退綠髮一雨即盈終無救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
院牛公應元來目擊不忍見先開塗家灣芒稻河泄湖
水入江繼議周家橋洩 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穎道
李公驥十以歸養行亦捐贖錢千金助開舒公為淮楊
過計不處是牛公始命工畫 祖陵無水有水二園以

進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企程來會新
督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鈇按院崔公邦亮益院楊公
光訓漕院唐公一鵬勘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
士李當泰言題請開堰而潁道李公弘道亦奏洩 陵
水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公等投揭千
言王守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見淮
水壅溢病在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
分黃又知腰舖地勢不若黃家口為便乃奏由張公監
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自黃家口而下直至
漁溝朗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至五口使獨入海

不趨清口逼淮今得縱出督撫褚公又見導淮功尤切
近乃力主導淮先有金家灣芒稻河以為湖水入江之
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既通始建武家墩
閘并開高良閘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盱開濬州王
守陞率州夫七千有奇盱眙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
守續具五難揭淮添 楊王墳戶夫四百靈壁縣夫五
百減存泗州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濬長九千一百七十
八丈五尺深二三丈不等濶七丈築隄四千五百五十
四丈又慮淮水直趨淮陽高寶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
建周家橋閘而于高梁澗等處俱各開閘以時啟閉焉

又濬清口門限淤沙二十餘丈又于冬春間大開通濟
等閘以洩淮水而分道之役始以成功奏矣茲役也首
事于萬歷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役夫
數萬騷動三省外府內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閘部
院道司府郡邑各被 恩典有差按分導後淮水較往
歲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水僅漫及
隄根而止城閘不開者十餘年而今至冬春亦得依時
宣洩陵園如旧龍嘴等處經年不覩平水而此時惟止
伏秋一漫二十年來每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茲
景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天運使然而不知所得

于分導者寔居多也但勢雖漸少而患未全除如久沒
糧田終不能使之墾蓄而勤耕播焉譬之于病夫雖幸
旦夕初安而心腹膏肓之症猶然未愈奈何不大為之
計耶憶昔平江伯畫河防之策止令募夫撈淺勿俾淤
塞而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矣以故河身日高尾閘難
洩茲欲盡弭淮患必也其復淺政之舊乎設船名曰淺
船募夫名曰淺夫而撈淺器具無一不備然後于雲梯
関草灣等處大闢之以通淮路于黃家口五港等處常
濬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為喫緊即移守防之夫
改為撈淺一遇水涸仍加夫挑闢倘歲一如此行之則

下無所壅而上無所停矣次之則開大澗口所云開者
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于隄內開一小河道俾通竇
應諸湖而西岸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為害
不妨建閘相時啟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闢數丈于出
口按湖之所另為深濬使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
如一日又高梁澗武墩二閘非不可洩夏秋漫漲之水
但閘高湖低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
水常有通閘之路而高良澗三十里下原未深濬宜再
隨地開築以接寶應茅諸閘地方屬山陽若土人啟
開則開河終于泗 陵無裨須請設管河大使一員上

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閘防之開閉與濬
沙撈淺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衙支俸則在州
又于下淺金家灣子嬰溝等處亦歲加撈濬如上清口
法有閘則節宣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害而况常濬通
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洩而運道益暢淮揚高寶不待
言累矣而又深濬張福口時開通濟閘以助導水之所
不及如是而泗盱之間不漸覩平成之舊者吾不信也
此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其採芻見而裨閔
議焉

歸仁堤去州治凡二百里而遙去州境亦近三十里

許似若利害無關不知本州疆土北枕睢園而通宿
虹實當埤于等湖白洋等河之衝而貽麥堂以東直
射青陽掛劍等鄉由安河合淮若非此地為之障蔽
則東南一派悉滙為湖而陵宮州城其受浸漫之
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以俟日後考鏡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七
里此雖虹睢苑等處地方而寔泗之脊背也攷之貽麥
堂記內稱古汴河受白鹿等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
水合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派也時徐邳以下河
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間漫及泗境尤為害不甚

從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
永堽湖水流入宿之符離水歷邳之睢河與宿虹白鹿
埤子藕湖等滙為巨浸時由拖犁濬南流入于泗之安
河合淮水為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
集直東橫濶四十里湖漭而下合淮湍激而泗陵自
此歲受惠矣至萬歷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
直東地方與高堰堤相為表裏若不築隄禦水縱使南
下匪直滄漫陵寢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且
不保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為隄委官督修自是諸
悉由白洋小河口故道復入于河即遇伏秋波漲其隄

足當一面二十年来泗東之稍得安土者多此隄之力也嗣是山東單縣黃堽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大而諸行河使者咸謂堽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以免鎮口之淤悉聽之不為理後逐年衝決經虞夏蕭碭宿睢靈虹濱河田廬甚大苦之萬歷二十年七月間隄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家堰過六師院接安河幾七八十里俱被滄蕩居民奔竄舒公應龍悚然不寧題准包石隄三千餘丈楊公一魁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時分募工繁未暇議及此口萬歷二十三四年間黃堽又大決而徐沛正河口

漸淤淺至膠漕舟不可行楊公方題修小河口白洋河引湖水濟運督撫褚公鈇慮堽口南決且為祖陵憂意見稍相左乃下鹽漕二御史楊公光訓馬公從聘勘議先檄揚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陞勘報見本隄地形北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歷二十六年按臺周公盤事竣駐泗又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遙隄之說卒之督河感悅欲上其事卒因奉旨回部不果上似不能無待於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亦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隻字譚及歸仁隄者此何以故大都以淮河之患近在

天下精圖利病書
城下而易見歸隄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
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腋橫濶數十里今值
其衝且隄外湖身反高而隄內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
決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遠就高旱以求免
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
特苦旁溢歸隄突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
衝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兼溢其
為 陵城之害直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壩口以止其
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
家治本之說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為治標之計其

必加倍舊隄以當外衝新修重隄以固內肩然後可少
紓不測之萬一乎

勘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
若併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
注之江一由嬰子溝入廣洋湖連之海則淮水上流半
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隣永清河引水
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
半有歸宿矣第周橋浮流尚漫稍俟涸便可刻期用工
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十六日決口即今涌 東注 陵

泗積水從此可漸洩云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開小河一道伏秋水流冬春即涸應令再加濬濶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寶應縣地方固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亦通流冬春隨復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看清口闢沙議

黃河從西北迤邐而東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而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

自西南迤邐而未至清口直南徑下從黃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趨海自萬歷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至清口稍有空缺黃水漲溢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停將遂此口盡行淤墊合稱門限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叅議今為民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門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廷前深踰二尺 舊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焉水深四尺以上近 陵護沙如龍灘嘴鄧家嘴等處日衝蕩風浪傷毀甚近 神庫紅

瓦廠金水河兩岸松柏樹木共淹滄枯六里一株黃河
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
是泥沙淤塞處三省前曾往者皆細碎石硝擊之堅硬
有殼蓋浮沙蕩去惟此頂重者存尔上下經過濶二百
餘步兩岸橫濶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
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
上則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
之清口猶為減半夫有此淤沙橫亘中流雖其勢不甚
廣濶然淮流亦安得通暢快利不為阻滯也 淮水自
桐栢而來凡二千里中間溪流溝澗附淮而入者亦且

千數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為壑往者一由
清河口洩一由大澗口洩而路通行無滯猶且有患今
泥沙淤則清口礙高堰築則大澗閉上游之來派如此
其湧而下流之宣洩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為患尚可勝
言此 陵寢之所以侵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
惟 朝廷之上尊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 祖
陵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漂泊又極可憐
乃奮然決堰加意濬淤恢仁孝之 聖心復淮流之故
道則膚功膏澤被上下固不勝萬幸矣如或以為堰不
可動亦必須多建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澗

口濶可建閘十餘座高良澗窄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面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本不甚濶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為梗尔若使當此春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洩水則閘雖設自可常閉如或清口挑濬尚未疏通或雖以疏通尚不能盡洩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啟閉板多少水高則多啟閉板水下則少啟閉板要在不至侵犯 陵寢與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

發或雖小發不為害則閘板俱不必啟往後年分率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銷固亦眾議之僉同者也 要之大澗清口是淮流不可缺一之道而處高堰濬壅淤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使兩加處治俾淮水通流于以措時宜而弭深患則雖便于鳳泗寔亦不病淮揚不惟拯救民艱寔亦莫安 陵寢伏惟體恤而留意焉 則幸矣

南海龐公尚鴻治水或問云運道自瓜儀則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閘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梁以通揚州者瓊花開龍舟葉成剪綵為芰荷錦纜牙檣美人棹拽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間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

勢下洩或直達揚州儀貞或中出泥汭河以洩淮泗之
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四明黃潤玉著海涵高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
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白兩閘置湖
口亦可則漕船免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
儀人囑部不行

郭相奎蟻衣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
盱眙入淮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郵邵伯湖之險除派
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曰鉄牛墩言
其形之黑似鉄耳寔不止數尋分水崩雖界于湖中高

不滿數十尺若冶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
睹其形隨衆道長短耳今細問之應宗橋起至楊家橋
閘口團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孫小澗至
貴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鉄牛墩八伯橋岩浦橋關王廟
六合縣瓜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里
福勝塘起至葉家庄分水崩楊家橋金家庄金家壩應
家橋共約六程一十二里俱軍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費
家墩西馬廠觀音橋七里寺周家橋楊家橋隱峰菴番
閘口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
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巷

口戴家窑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係
官河寬窄淺深不等劉家灣起至曾家塘曾家岡曾家
衝深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六里皆係軍民
田地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
澗寬窄深淺不等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庄劉家庄
清塘胡家壩曹家衝張塘顧甫塘戴家塘金劉塘家塘
王家壩止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位不
等天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起至辛家橋瓦
雪壩小澗口止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
等自此以下原缺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兼丁糧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騾馬
一匹每二年該孳生駒一匹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
每四戶買馬一匹而馬價出于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
日久交兌艱難攬頭醫獸弊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
州泰州 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

按國初設群牧兼管理孳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
城廠草場有小河口草場有羔羊廠草場有昌平廠草
場有萬安廠草場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草廠廢
其場佃于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厘

六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厘六毫
徵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疋兒馬二十四疋驃馬九十六
疋驃免糧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糧三百畝派
養驃馬一疋免糧二百畝養兒馬一疋隆慶三年奉例
變賣六十疋止存六十疋萬歷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
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歲徵馬價錢六百六十六兩此
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畝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
錢二分原係免糧馬徵收其寔民間無所為謂免糧田
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戶那移求脫重賄吏胥偏輕偏重

而馬頭執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歷十三年知縣楊州鶴
申請均派槩縣併入條編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
稱便焉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今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依解
而免其糧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糧隆慶間大僕于輔具
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善矣然草料各項銀兩
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馬數疋本縣原非產馬之
地而大戶賣馬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間關千里水草
不服又以羸瘦斥回蕩產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千一百餘石自國初以來例

天... 和... 書
該運軍依期將縣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兌在彼則為甚
行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乃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
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提而縣官無力遂
令裝米赴淮雇船覓夫盤纏浩大時當冰寒鑿冰而進
一遇風波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難百端故收糧之
時不得不重取于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天
長民之大患也

陸游盱眙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
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
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入淮
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
寔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熙寧洪澤湖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初

弼言漕運涉淮有風濤之險請開是河六十里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錫公弼銀幣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子京修運益河自泰州至如舉

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浚淮南運河自召

伯堰至儀真十二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請也六年八

月六日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水

丞陳祐甫視之役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水開浚元符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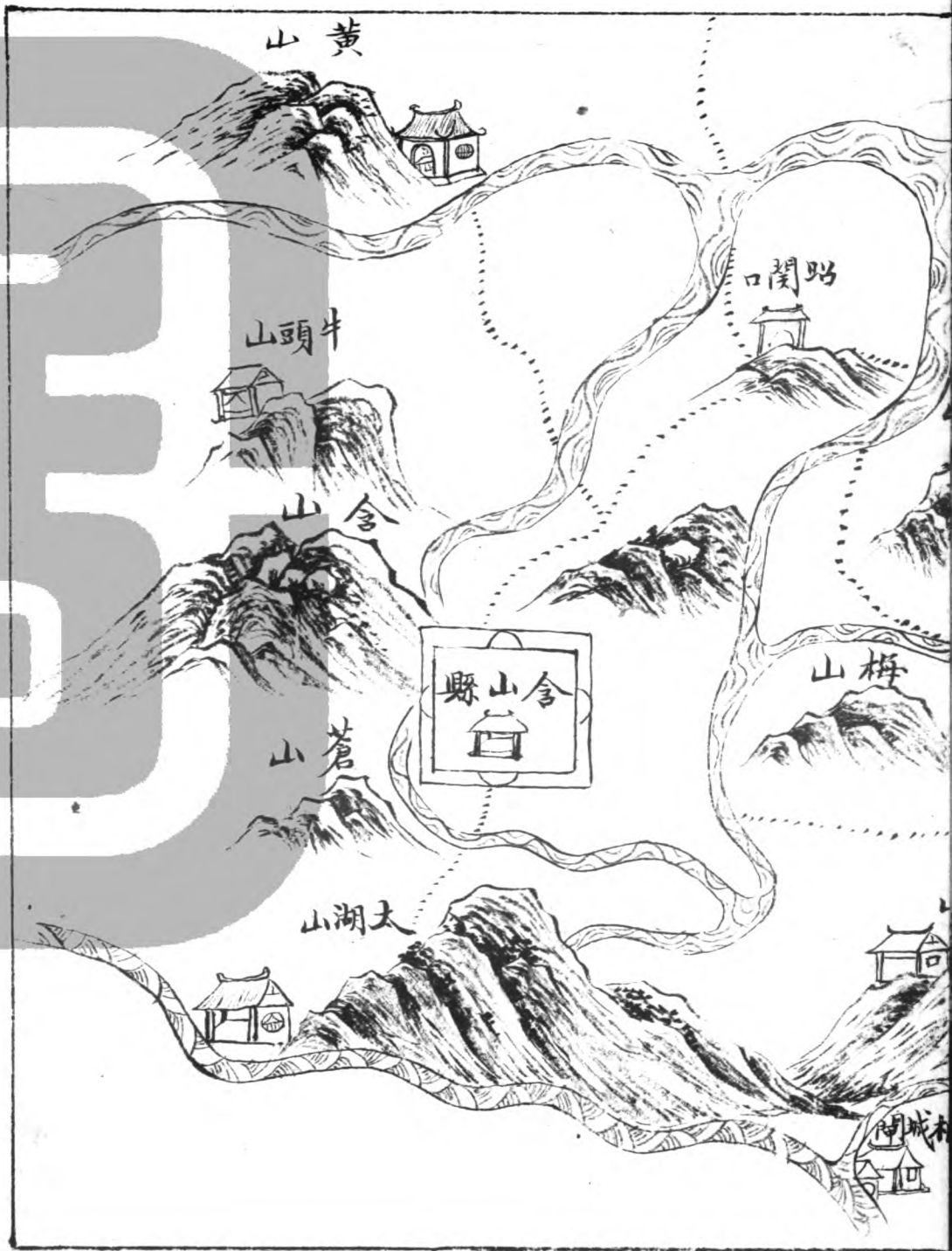
年三月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連河先是天禧三年十

視開楚州運河乾道七年二月命張宗象相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

吳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八年十一月志在七年十月王令
 園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可遂罷是元祐
 元年正月也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水勢
 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役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役
 五年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特修減水河七年十
 月十二日大河東流賜安特三品服八年正月三十日
 中書侍郎范百禄言水官托以分水寔欲回河夫壅防
 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穀洛是也紹聖元年十
 月十四日謝鄉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上河議
 一編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稟成筭斷北流

險河患

熙豐河溢者四十一
決者一大決者二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丈田方畧十款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并所屬含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畝九分有零中間兼并欺隱偏累情弊不可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清量未免稽延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滋弊端且騷擾小民廣開騙局徒糜費民財而無益于事也為今之計似不必本州及委官沿坵履畝細量惟責之各里都親管排年老人各令田主佃人同本都書手算手二人

執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户某田儿坵量得橫若干
弓直若干弓該田若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
俱明白標記挿立標椿不許隱匿分厘填入冊內限
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坵掣量回報
候本州親詣各田隨意間抽掣量如或中有欺隱掣
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官如此庶丈量規期可完而民
亦不知丈量之騷擾矣

一議立摠圖籍以便稽查

竊照丈量之法未易稽覈宜于每里每都各畫一摠
圖備載本里都田畝山圩民房橋道之形如本州四

十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先畫一園具四十一園
開各鄉民于冊首畫某鄉民人田坵畝段其所造冊
須刊刻一板用薄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民
某民田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名東至某田西至某
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
到某田或承佃某絕田或係祖遺田業餘空半幅書
畫田形丈量之日步算已明即于園下畫弓口畝數
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户里老書姓名庶不混淆易于
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糧

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養馬田兵部草場田太僕寺馬場租田河泊所漁課田名色不一除草場馬場漁課另議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收穫頗少而憂于旱圩田頗寬而獲頗饒而病于潦則其丈量等則宜于分派今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肥磽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用篋量亦視田高下腴瘠各分上下中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算手責令田主佃戶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中為下及隱匿坵畝捏作屯田馬場等田查訪得出定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

敢犯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寔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弊矣

一議推糧稅以便輸納

查得本州及屬縣地田除馬場圩租漁課外該載秋糧未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田既丈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冲崩未免有餘不足似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怨今議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糧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下

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糧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鄉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糧不拘年額稅糧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饒乏相因凡有糧無田_及田少糧多_及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于偏重有田無糧田多糧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至于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肆_侵占積滑不敢復恣手影射糧里無容或逞其飛詭庶錢糧之催徵易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

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

至全椒西至東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于分界去處豎立大小牌一面刻定過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為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紊雜欺隱至于各衛屯田如政里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遵教鄉則有驍騎右衛鷹揚衛屯翔鳶鄉則有留守前衛虎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含山縣桐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風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

乎民弊害愈滋今議合請撫院并屯院嚴立禁約行
各該衛所管屯官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
對四至挿立椿標如屯一莊田若干頃畝總立一本
牌書各田頃畝責令軍民各具干結如有欺隱侵占
民田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
民田地不至混淆可以杜埋沒之弊矣

一議定弓口以立丈則

查得丈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據士夫里老告稱
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濶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
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燕湖縣依年先繁昌

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鉄弓一把存州
另製木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各製一張俱用鉄
包裏印烙記号以防增損換易等弊至于圩田寬曠
丈量或用篾筩一條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鉄線
纏記隨捲隨長似于長量更覺便易也

一議均攤田以免兼併

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麥三斗二升一合秋
糧入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沒官田每
畝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
合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耗米三升三合秋糧有攬

牲所米滁州永寧倉米存由本州倉米有種馬免徵田
每二頃養兒馬一疋三頃養騾馬一疋每疋本色徵
銀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
馬站驛站牛犢墾角料價農桑絲絹戶口食鹽帶徵
軍餉等項誠如撫院所謂名色衆多頭緒不一各件
催徵日迫呼民不安生今議丈量明白今後查照
江南事例每田一畝該秋糧若干夏麥若干免徵若
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鹽桑絲若干逐一推派共
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糧盡數
通權如一戶某戶丁凡丁田地若干共秋糧該若干

夏稅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驛站糧若干塘麻
若干牛犢若干摠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穫之
餘一下派徵陸續經自完納庶免頭項之多民可
依期而完納矣

一議處承佃以照均平

查得州縣故絕田地多為豪強 存處糧在戶

無人承佃即該本 承佃耕種輸納糧差外但

正戶之田原有 佃之田原無價值計今丈量

之後徑界既 推派適均在置買田地人戶止

存本等田 者勢減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戶向

之苗糧

亦照衆適均若不預處似未免無價

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戶分派定妥合無量

議

築城之費庶斟酌劑量不偏而人心亦自

安矣

一議定畫圖以杜影射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方圓形体莫知人易欺隱今欲量田必令田主佃戶量畢照依原契田畝坵段若干四至某田各填于前刻之內仍畫一圖于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或斗田或凸田或靴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牙角田或牛角

田或長灣或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寫橫直各若干步積筭該若干畝此即國初所謂魚冊如此詳悉庶几田畝易別查算有方阡陌具在于目前積猾難肆乎欺隱矣

一議清攢造以垂水利

竊照目今大造之年歷年黃冊体式有定今議丈量田既均平而糧亦均派矣若造冊仍舊不行清查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丈量完日將草冊起造務另立冊式如一戶某人原田若干畝以前養馬秋糧夏稅若干為日管今定均派田糧若干為新收寔在

照此納糧當差永為定規庶可垂無窮之利矣

田之目三曰上曰中曰下糧之目五曰夏麥曰農桑絲
曰秋糧米曰馬草曰馬駙站糧

本州芦州場計二十九處洲有漲出新生有坍塌荒地
有熟地有基地有光滩有水影有稀芦有密芦有草地
色名不一大抵利歸于豪右而害貽于窮民即今清查
課或有增無減也

會典 弘治五年奏准九江安慶每畝好芦地科銀三
分二厘稀芦地二分二厘池州好地三分五厘稀地二
分五厘應天揚州太平鎮江庐州和州等府州好地四

分稀地二分七厘各處每畝熟地三分五厘軍屯熟地
并滩田滩地各三分低窪熟地二分五厘荻草地二分
草塌一分五厘草蕩一分其課納糧者免徵柴課

若滁州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牧養牛馬有長額田免
租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
名而陞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永樂初
一及前政制惟曰每歲少卿寺丞分巡江南北淮南西
督視馬政馬印烙仍至滁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
遂不復至滁印烙末年裁省冗官有司奏罷寺丞二員
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馬既不至滁視卿丞又更
巡而留都諸營操騎又時時當買補督廢官寺仍當置
留都便斯則有司存而非愚慮之所及也
滁衛五千戶所內中右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田

無限其後戶部奏言民田計畝科賦軍田免租悉籍使
牧太僕寺毋牛馬歲課其駒犢上供左所人主遞人走
續守城二十五年調鎮江衛人買前千戶所使屯荒間
田人不足取中所一百戶軍續馬凡百五十戶所種
食亦不給糧而以其贏入永盈倉以備他用法至美後
稍廢永樂初詔明申諭令天下屯置紅牌一面刊諭
置牌中使傳觀守又過寢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創劬之
軍戶須餘糧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踰石上者自都指
揮下至百戶賞有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上各
有差法甚條然滁屯軍至滁募民固已雜占所餘率饒

確軍又好出遊服賈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民地
時見侵甚者其監臨官乘官或孱弱陰受民賈遂私買
賣軍即求又清籍書詭其處至不可詰問田徒具在所
縛靡施蠱弊其後屯田張屯事行屯濠屯軍麻而起想
具言其情法又不得即免乃竅其中亡耗戶並見存戶
戶再兼戶一使其取盈輸官是時地已滑亡半軍又偷
竄怠心治不如其私因又失糧常逋負無入至發屋項
子不能償益逃徙死耗官不得已至取他戶羨丁強抑
配有恃空田贖而不識田訟黃若盧白黑亢鹵墳濕者
即育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者貧者逸者即不歸率死

蓋陵遲至是極矣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為政如張琴
昔人具論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弗濟也悲夫故生
息耗而馬政亡竄易繁而五符弊操切急而鹽筭蠱文
致煩而學政衰都肆弛而兵制銷侵耗衆而漕事壞
鬻行而銓法壅法制濶而藩封涿贖赦輕而刑比疎繕
治勤而賦調重賞罰賈而功令陀流漸積而誨圍教斯
其弊所從來遠矣是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余
聞山西屯田蔣僉事患屯田法壞函請焉通籍其衛所
屯田子粒數戶勘詣已乃辨田異賦第令毋失額屯用
大清仲尼所為興嘆于方策致志于損益者意在斯哉

固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邦瑞修復滁州衛軍器庫記曰滁州城中西北隅曰有滁州衛軍器庫云予初視滁求其故不得召耆老而問之或曰國初時遺器也庫而藏之或曰衛歲造也藏之以豫固適主因竊嘆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遺而藏之是干旧典歲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棄莫省滁其何恃予遂聲其事繕屋以貯之設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而又欲恕已往之究謹將來之交于是巡撫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列公咸報曰可乃會蔡指揮勲同視得軍器數若干間閱槍箭或書記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

造者近之則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也蓋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則存貯各境即此是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聞有謝清者曾典守道取無算拘之則逋既而獲之方訊其狀未几南都有犯盜銃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問庫始末則有史之疎并索清而予以先發其事隨緊請往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重多請移置南都 命下高公轉下余議 曰滁州為南都屏蔽不可無守留滁便遂留滁諸甲葉鐵又請每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二人俾宿食其中

計是無可虞也嗚呼茲庫也更數十年藏數萬器軍民
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可
惜乎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而况夫不脩豈
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修復之復慮後之視今
猶今視惜也故刻之石

卷終

等形可斜可中廣中狹可以廣狹不等可曲尺可凹可
凸可圭可半圭可抹角察其地勢而無所不可矣

五積產

積產穀為先穀之屬六最宜為麥：有大小二種大麥
麩小麥來大麥為五穀之長然不如小麥美小麥無殼
麥熟以仲夏種以白露介于夏秋之間者為黍為稷為
粱夏種其候堪赤鳳謂之蘆稭為秫：可作酒國初惡
酒故嘗禁種為豆：有五色青黃赤白黑種最繁為稻
稻數十百種歲易為良總之米紅者與秈秈稗類州鄉
夫亦收食之不種糯稻為米以釀酒穀之可油者芝麻

夫以天下之不一而治之者必以道也...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矣...

夫以天下之不一而治之者必以道也...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 則民散矣...

